

快乐你的每一天

□高准记(河南平顶山)

对所有人来说,每一天都是一样的。对每个人来说,每一天又是不一样的。

今天早上一起来,新闻里播了一条,霍金说,人类现在就得考虑到其他星球上去殖民。霍金,在我看来就是神。我一介草民,自然没有理由不相信。但是,高深高远高明的见解,只能听听而已,还得回到草民的生活里。

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,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,以示惦记。放下电话,心情平静,想起“职称”一词反过来说是“称职”。在女儿面前,我的“职称”是父亲,鉴定证书上,却不能写“称职”,往事又历历在目。

夫人快到产期,我从北京赶回老家,在医院里等。就在这时,公社干部找我,原因是帮本地老乡贷的一笔款让豫北的骗子骗走了,人家非得让现在先垫上。也怪自己,非要多管闲事。我找了一个总在人前展示阔绰的朋友,找到一个经常夸耀自己富有而慷慨的同学,又找了一家亲戚,都落空了。只有我姑姑,跑20里从下汤送来300元帮我。虽是杯水车薪,但成了我一生必报之恩。

事情稍有缓解,我便起早往医院赶,到十亩地洼得到消息,生了,是个女孩。我不等班车,步行赶路。我急于看见女儿,步子加快,汗水湿了衣衫。东方的一缕阳光照出了我的影子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好啦,女儿的名字,就叫一村。

女儿来到人世,我就亏欠她。我因莫名之罪被贬到董村,把她也带到董村。住房小而破旧,大杂院子,邻居倒还好。我们养过猪,为了还账,中秋节宰杀后卖给公社食堂,自己只留四只蹄子。有一天,发现家里少了十元钱,于是上街找到女儿,见她买了一把蓬香酥,屁股后跟了一群小孩儿,一人一根。为此,女儿挨了一回打,这源于贫穷的打,成我一生的恨。

女儿第二次受罚,是在初一上学期。一天她把考卷带回家,我发现分数好像有改动,79改成99。一追问,果然是。晚饭,先不让吃,跪地面壁,两个小时不准起来。源于爱的惩戒,是我一生的坚持,也使女儿一生受益。后来我到平顶山,女儿转学到十四中。只在一元二次方程、多元一次方程上辅导过几个晚上,其

他再没管过,各门成绩总在前列。

升高中先测体育,差不多都由家长陪同。我忙于工作,让女儿一个人去,可怜的是只给了14分。女儿怪我,我说考试卷上多做对一道题不就得了。结果就差几分不够一中的分数线。我到北京出了一趟差,回来时录取收尾。我决定让女儿到一高就读,老师对她很好。我告诉女儿,不上一中,照样上大学。

一高三年,女儿考入山西大学,一家人送她入校。女儿穿上军训服,像一条小鱼,摆着尾巴游进了大操场里。我看着一片绿军装,望着摇曳的柳梢,想起当年自己入川大时的情景,第一次觉得老了。大学四年,女儿用功了。她向我说了一件事:一天凌晨,大雪迷蒙,教室的门锁着,里面黑乎乎的。她举手拉不到开关绳,蹦起来拉,电灯亮了,自己摔倒在雪窝里,手也划破了,脚也扭了,爬起来看看,四下里没有一人。咬咬牙,又打开了教室的门。第二年女儿考上人民大学的研究生。毕业时学校招待为校争光的学生,女儿在其中。山西大学经过百年校庆,面貌一新,那晚,在灯火辉煌里,我幸福地分享着女儿的长进。

人大毕业,人才市场买卖转换,女儿寻得一个吃饭职业,生活在北京。老爹偏,女儿自然也偏,不会应酬,不会接待,没资格接见谁,也没必要接见谁,靠劳动吃自己的饭。女儿还没站稳脚跟,我生病了。女儿找医院找床位,把我接去,找回我一条命。此后,我的麻烦不断,女儿女婿为我操了数不尽的心。二次手术后,眼睛又出毛病,又是他们半夜三更挂号排队,为我折腾来折腾去。

三年没有去过北京了,他们最长三天一个电话。女儿的女儿七八岁了,父亲节那天,她打过来电话,说是代妈妈问候我,还弹了一段钢琴曲子让我听。听到外孙女稚嫩的童音,老心如蜜。

人每一天都快乐不可能,但是快乐每一天还是要争取的。往事如烟,让难以忘怀的烟云飘散,让快乐的烟云凝固。出风头工心计的细胞,最好转化成真实的良善,做一个称职的自己,这样,也许会让人让己都感觉舒服些。



靓丽海冰

杨世尧 摄

雪地婚车

□单凤婷(辽宁沈阳)

那年腊月里的一天,是表妹颇为焦灼的时候,因为大雪悄然而至,而第二天就是她结婚的日子。

傍晚雪花开始纷纷扬扬落下。临近半夜,整个村庄似一座冰山浮在茫茫的雪野里。舅妈和亲朋望着窗外两尺多厚的雪焦虑地叹道:“明天的婚车可怎么进村呢?”

舅舅进屋使劲跺脚下的雪笑道:“大雪终于停了!你们都睡一会儿吧,明早我自自有办法让我侄女的婚车进村!”

表妹冲出房门,望着漫无边际的雪,心里特别委屈。她蹙着眉,一言不发,后半夜,在紧张、疲劳、兴奋等复杂的情绪冲撞下,表妹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。

“醒醒,舅舅把你化妆的同学接来了。”我轻轻推表妹,她一个激灵坐起来,穿衣打扮忙得不亦乐乎。忽地,她又收起笑容,担心婚车如何驶过6里远满是积雪的村

路来接自己。

“你爸联系了两辆铲车都没来,现在正等镇上开铲车的同学的信儿呢。”舅妈边招待亲友边安慰表妹。化好妆,表妹焦急地披上羽绒服走出院子,站在高岗上,望向村路。田地里一片白茫茫,要不是有路两旁齐刷刷的杨树当坐标,哪里还能分辨出路的影子。

然而,我们的脚下一直到村口的路面上都不见了雪的踪迹,看来舅舅一宿没合眼,把这里打扫干净。我们再放眼至村口,舅舅和几个乡亲正热火朝天地挥动铁锹除雪。一阵风吹过,房檐上晶莹的雪粒拍打在表妹的头上,她用手背擦着让眼泪和新娘妆凝结住的睫毛。

突然,一个亲戚火急火燎地冲到我们身边向舅舅高喊:“大志,你同学说铲车没柴油啦!暂时来不了了,他让你赶快听电话!”舅舅神情凝重地奔进院子,我们跟在后面,在他推门进屋的当儿,脚下一

滑,紧跟着一个趔趄,“扑通”坐在湿滑的瓷砖上。众人上前搀扶,舅舅咧着嘴痛苦地说:“没事,让我自己起来。”他双手扶着后腰,艰难地来到电话前,趴在桌上对着听筒说:“老同学,求你想想办法务必在接我侄女的婚车到来之前,把路上的积雪清除啊。”

8点钟的阳光洒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分外耀眼温暖。表妹的婚车队伍轻盈地行驶在无雪的村路上,开往宽阔的公路。从后视镜里,表妹看到簇拥在村口的乡亲投来羡慕的目光。那一刻,她再也抑制不住幸福的眼泪。

一转眼,表妹结婚已十五周年。结婚纪念日那天,她在微博上写道:多年以后,我依然熟记新婚那天傍晚,父亲发在我BP机上的话——闺女,爸妈永远是你未来成功路上的好帮手。多年以后,我依然含泪遥望那茫茫雪地上缓缓驶来的幸福婚车。

人到中年的春节

□谢汝平(江苏淮安)

年轻时并不觉得年轻有多好,那时调皮任性,总认为时光是大把大把的,可以随意挥霍。那时性情多变,不知道珍惜遇到的人,做事经常做到一半就丢开,再对其他事产生浓厚兴趣。那时觉得春节似乎还没有情人节重要,但对节日的需求也是多多益善,只管去追求快乐的极致。也许每个年轻人都是爱情至上,把心中的一点儿小欢喜小忧愁放大无数倍,从而代替人生的全部。那时最喜欢的诗句竟然是“中年心思浓如酒,少女情怀总是诗”,记不清是从哪里看来的,但就记住了,还没来由地向向着中年,羡慕那浓如酒的心思。

可真的到中年以后,却多了很多惶恐,没有感觉到浓如酒的心思,倒是由于身体原因,把酒给戒了。即使到了春节,也只有看着酒瓶酒杯空余恨,反过来怀念年轻时的好。年轻时是真能喝呀,只要遇到所谓的知己,便是千杯恨少,不醉不归。其实醉酒也是不错的事情,

有许多心得和感慨,但从没写成文字,白白地浪费了。不喝酒的春节似乎有点对不起老祖宗,对不起这个传承几千年的隆重节日。我的一个哥们儿,也是由于身体原因被医生劝诫戒酒,于是戒了,不为自己的身体负责,也要为全家老小的生活负责啊。人到中年,不能给自己生病的机会,哥们儿说了,等到六十岁,就开戒喝酒,管不了那么多。

中年时的春节才像春节,才是完整的节日,不是光有快乐或者忧愁,更夹杂着太多的平凡琐碎。事无巨细,都要张罗,都要考虑周全,要对小的负责,要对老的负责,满满的似乎全身都是责任,连做梦都不能轻松自如,刚刚开头就会被惊醒。人到中年,已无法再找犯错的借口,此时的春节,少了些许激情,激情已传递给了孩子们,少了些许快乐,快乐已奉献给了家中老人。那么还剩下什么呢,午饭后,眨眨眼疲倦的眼睛,抚抚脸上渐多的皱

纹,走走房前屋后熟悉的小路,在动中取静,在热闹间隙里找到从容,也许是中年时才有的体验和人生收获。

还记得少年时放鞭炮时的激动吗?快速点着,迅速移开,急速捂住耳朵,待那红红的鞭炮变成一地碎纸屑,仿佛理想绽放凋落,人们享受的也许不是结果,而仅仅是过程,可小小少年哪里能懂。还记得少年时贴对联的喜悦吗?对联是自己写的,红纸是自己买的,对联的内容多天前就选定了,写的时候屏气凝神一丝不苟,贴上以后获得了多少人的夸赞。现在想想,做了那么多,似乎只是为了满足小小的虚荣心,又似乎不是为了,即使人到中年,还有许多事情搞不清楚。

春节还是要过的,它不在乎你的年龄,只看重你的心态。人到中年也好,人到老年也罢,把春节尽量过得喜庆快乐些,且能细细体会那份人生的难得,心愿足矣。

